博物典彙

博物典彙卷之七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彙

后妃

謹選立之道

宋范祖禹言於朝曰。皇帝納后。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

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爲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

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太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

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冠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

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膚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巳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切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悪之禮或

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　御定其議執其詔曰覽上宰之數言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

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日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愜天下之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某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真

氏曰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姊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内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為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者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曰漢文以

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爲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爲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爲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頼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

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人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

蟲飛薨薨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

明嫡媵之辯

春秋傳辛有諗周公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

之本也。○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

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裳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大夫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

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

代宗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白華菅

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言。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烕之赫赫宗
周褒姒烕之。烕音滅

宮闈內外之分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
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
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
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

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
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
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故天子
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
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教母道也故曰
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曲禮曰外言不
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東漢后紀序曰夏殷
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

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𨗳愛

逮戰國風憲逾溥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宮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希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毋亨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巳移於天下。而元后惓惓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范曄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群臣無得

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奧。聚謌不干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闈。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裀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憸壬恚之。彼謀鉗其悟。先衆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悟不自覺。此武韋

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

儲貳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明後世匹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按眞氏曰古者之生世子則已長而錫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與子同之

生。必謹而書之也。○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
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
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史記齊景公
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
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
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
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
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群公
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群公子畏誅

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攻高昭子殺之。乃使
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
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
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
君也。鮑叔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
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叔恐
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
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
殺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

無權國人輕之。○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衞。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洪武元年戊申春正

月乙亥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先是從宋濂受經
學命偕諸弟往臨濠謁墓遊覽山川。經歷田野。
及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
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詢訪父
老問起兵渡江之事識之於心以知創業不易
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所過郡邑山川城隍之
神祭以少牢。至太平存問陳迪家。賜白金五十
兩還。是年冬出觀圜丘因令左右導之徧歷農
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既還諭之曰。汝知農之

勞乎。夫農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器用之間，必念農事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至是立為皇太子。　上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庶人之子，係一家之興

豪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是年春始置東宮燕官壽建大本堂藏今古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直夜又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論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

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

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釆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豆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漢晁錯學申商刑名文帝使爲太子家令。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晉元帝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陳宣帝以江總爲詹事總多文華太子叔寶爲長夜之飲。洪武三年庚戌春三月召

東宮官僚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吾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贊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鑑戒者採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受命而退

○守溪王氏曰今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求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而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多皆罷歇之日所與晏遊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洪武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

賜詩倡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潜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嘗時大臣無深遠慮。阿時所好。務爲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

從三司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

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

用此道也。

嫡庶之分宜辯

左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

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

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

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齊

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從吾。以女爲夫人。冬十月弑君立無知。○漢成帝愛定陶王。寵於太子。○唐太宗愛魏王泰。過於太子承乾。

廢立之失宜鑒

幽王因褒姒。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陳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傳曰。

諫。爭。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晉獻公因驪姬欲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漢高祖寵戚姬與趙王如意。幾易太子。○隋文帝因獨孤后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是爲煬帝。○唐玄宗寵武惠妃與壽王瑁。而殺太子瑛○德宗幾廢太子誦。以李泌諫而止。

戚畹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白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灌等曰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班固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

王。擁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藉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黃氏曰。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之所立尤難。蓋喜於傅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

患害。惟嘉獨全。旦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陰興光武后弟也。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門無俠客。帝封興爲關內侯。固讓不受。○

唐吳溆肅宗后弟也。德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

心迹必不至為逆。順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澈獨請行。竟為泚所殺。○郭釗。憲宗妃郭太后兄也。穆宗疾太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不從。取制書手裂之。釗密上牋曰。若果狥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外家驕恣之禍

漢王氏莽等。○章帝后兄竇憲。○順帝后父商

离子冀。晉武帝后父楊駿。惠帝后族兄賈模。唐高宗后武氏姪三思。玄宗貴妃諸父楊國忠。

附錄黃氏曰周用申伯。而戚畹始有任職之選。是時也。以賢而不以親。秦任穰侯而戚畹始有竊政之幾。是時也。以親而不以賢。嗟乎扳援肺腑。未免縱侈之習。依憑城社。或有專恣之權。苟不痛懲力革。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漢自呂氏顓權。産祿怙勢。白馬盟寒。爭

踈王爵。稔成北軍之變。王氏根據。彝屬長姤垂涎漢鼎。舉朝不問。卒致篡奪之禍。此雖呂王之罪。亦漢人抑制無法也。唐自三思巉夫。怙恩邪儀。氣使縉紳。勢傾朝野。於是有諸李殲滅之禍。國忠小人。托愛貴妃。中外傾附。倚為太山。於是有胡雛唱亂之兵。此雖武楊之罪。亦唐人寵任太盛也。推原其由。其亦黍人作偏之過。嗚呼竇長君少君。其質甚美。彼絳灌猶選士之有節行者。為之師傅賔客。求都

四姓小侯立學。且拳拳於姻戚之教。然則外
戚其可無訓導裁抑之法典。

策曰二代以前。禮教興行。宮闈嚴肅。母后無
臨朝之制。戚里無干政之權。賜賞封邦未聞
也。周宣王時。申伯封謝雖曰王之元舅。蓋南
土是保。而非以母后之故封之也。至秦昭王
羋后攝政。魏冉以母弟用事。封爲穰侯。家富
於嬴國。外戚封侯實自此始。漢興襲秦之謬。
高帝封呂后父爲侯。兄澤弟釋之則相從征

伐者耳。孝文侯其母弟薄昭。而竇廣國輩乃爲絳灌擇師傅教之。尚未封也。孝景立封竇族及王后之兄信。他族猶未封也。孝武時乃封毋后異弟田蚡爲侯。衛后弟青姊子霍去病皆爲將軍。恩始濫矣。元成以后。王氏世封列侯居位輔政。國政更持。卒成新室之禍。光武中興。樊陰二氏封建者數人。而寵與之賢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孝章在位。欲侯外氏。明德馬后止之。竟受封爵歸第。此雖后族之賢

而鑒諸往轍多矣至於寶憲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梁冀一門貴盛專擅威權幾成王氏之變可勝慨哉唐以太宗爲君長孫爲后檢貴幸裁賞賚貞觀將內里無敗族高中相繼柄移盬私玄宗天寶以後委政妃宗皆不及虞以致武韋諸族一日同刈楊氏受戮噍類不遺孰爲之也宋之家法頗嚴外戚皆不預政而母后多賢深自裁抑怙勢犯法絕以重刑不少貸若杜審瓊曹佾以畏愼寡過自保厥

終。而王繼勳之豪縱。在太祖且奪削之矣。他尚奚恤哉。是以趙氏終三百年。卒無外戚之事也。於戲。患生不測。禍有慎機。履道者固。仗勢者危。為外戚者。何樂而不為自善之計。為母后者。何惜而不為門戶之謀。為人君者。何取於目前之寵愛而不為戚里久遠圖哉。必也賜之有節。封之有制。不過寵以驕之。收其權。抑其勢。毋假借以長其僭悖之心。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如孝明處馬廖可也。眷念雖厚

不用爲相如孝昇處寶嬰可也如其放縱不法如漢文處薄昭宋太祖處王繼勳亦可也此人君處外戚之道也。

宦官

歷代宦官始末

周禮內宰書版圖之法。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閽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凡此之類。皆不過給使行閽旦夕掃除。又隸於僕正。而諭且誡之統于太宰而黜且陟之。宮府一體。制甚善也其後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刑餘為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焉。唐以貂璫為

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白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童貫搆禍北垂。封王開府。馴至大變。舉族北轅。嗚呼禍斯烈矣。 高皇帝立法。止傳奉灑掃。不許識字。 文皇帝分爲二十四監一十八局。勒碑于門。官不過五品。法制甚嚴。 章皇帝欲其讀書知禮。始以翰林官爲內傳。而司禮監遂冠諸監。於是弘治之汪直。正德之劉瑾。流毒天下。可鑒

也。肅皇帝踐祚之初。首黜內豎而收其印鑰。罷鎮守。而誅其太甚。故四十五年寂然無譁。而天下享太平之澤。顯皇帝時。如馮保諸璫。依憑城社。朝發夕除。一出國門。終身不用。至天啓間而魏忠賢之逆熾矣。今皇上嚴持太阿。奸璫就戮。固遠邇臣民所其快也。大抵宦者百千爲群日侍左右。跽洗可接。不冠可對。宮中秘戲可頑。俳優角觝可效。而又溫辭軟語。乞憐望幸泣龍陽之魚。驂同子之駕。煬衛君之灶。指秦廷

之鹿，尾可蠱惑者，無所不至。繇是內寵一結，外權可移，其博喜也，金珠一入，而墨勅宣恩，其徽怒也，貝錦朝騰，而緹騎夕出，甚則內內臣愈外外臣，職任久淹，罔念積薪之苦，林泉棄置，永無奉檄之期，令人見狐而詫為虎，遇甦而羣為魋，齒之有路馬之嫌，向之有國狗之譏，大權聲歸其掌，而上亦何從梗之，然其轉移之機不在暫御，而在主心，惟日親賢講，月近正人，不邇不殖，使聲色畫屏，則鉅璫老宦，無所投其間而安于

掖庭永巷之職矣。不則深居高拱。內外遼隔。雖不假之金璫左貂。建牙秉鉞。而賁從中出。必由常侍。綠綸所附。大柄隨之。片紙處分。將相莫抗。此易所以戒履霜也。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
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
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
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
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
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漢元帝時
史遊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順帝時

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衞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崇伊辱固辭之。呂强爲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强爲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具上疏言其不可帝多蓄私藏强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勸帝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

否。帝納之後竟爲中常侍趙忠等所構自殺。○
唐劉貞亮性忠强識義理順宗立。王叔文等用
事。貞亮惡朋黨熾結。勸立憲宗。議者美其忠蓋
終身。無所寵假。○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
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簡乞
精。伍無罷士。都無冗員敬宗初。除蘇玄明亂。一
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嚴遵美
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後致仕。微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

單尚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內臣預政之禍

左傳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按眞氏曰內臣預政自此始。○漢宦官傳引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帝位之側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忝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

稍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
文帝時有趙談比于伯子頗見親幸至武帝數
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
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
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
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等得專謀
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
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

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去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慶參會。姦黨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任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怠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博物典彙卷之八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正治

總論朝廷之政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按蔡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敘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

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辯方也。朝分內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爲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敎典。以安邦國。以敎官府

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

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規。臨事有瞽史之道。安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而拂廷爭。以匡救之。蓋所

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慮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以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

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正綱紀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白虎通曰。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書五子之歌其三曰。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詩大雅棫樸

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朱子曰。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

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定名分

易之辯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澤自然之象

書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於明王奉

順上天之道。是以尊之臨卑下之奉上一惟法

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而已。○記曰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左傳莊公十

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

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成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公賞罰

一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迨遑按丘氏曰此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周禮天官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春秋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漢宣帝之詔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

化天下○唐太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謹號令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
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
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使其君之命而用之是
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
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揚。及還京師。李抱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

靡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宋劉安世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慎重之意也。

廣言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商王高宗立傅說作相。命

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國語曰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漢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唐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

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閤上章不候次對○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虗佇以聽其言按丘氏曰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遂爲一代之法○陸贄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之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

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懊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懊者避

舉而情理之說不中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覯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覯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界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辨人材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

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焉問之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陸贄言於德宗曰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粗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才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

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且不行。而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雖甚精微。亦不能無謬。○蘇東坡曰。人之難知也。江河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而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蹠而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哉。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

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何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弘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僞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言爲觀過知仁也歟朱子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

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

互隱伏糾結如蛇蚓吸。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存於內。則其形諸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洩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賢臣

敬大臣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詩大雅卷阿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

阿之上而作。其第五章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其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按丘氏曰。其卒章所謂維以遂歌者。昔皐陶賡帝舜之載歌也。則是自古帝王所以優禮其臣相與遊歌者。有自來矣。我　太祖萬幾之暇。條成大誥三編。以示天下臣民。其初編之首。即以君臣同遊為第一。○謝氏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决於老成

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之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黎老播棄、稱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消朋黨

歐陽氏曰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

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虜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

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又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蘇子曰。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

傷人則愈多矣。

篡臣

春秋傳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野。棄武羅伯困熊髠龍圉。而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

之。泥因邦室。○史記齊世家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晏子數諫。公弗聽。傳至田恒。盡誅鮑晏監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至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爲齊侯。按眞氏曰。左傳載晏子對景公畧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

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君不聽者此也。○又曰易曰臣弑其君云云　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爲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爲矣。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至於屬搴操不之

於漢懿師昭炎之於魏皆以其漸取之由其不早辨故也。

姦臣

秦趙高令二世嚴法刻刑盡滅宗族及先帝之舊臣且勸以肆意寵樂深拱禁中○李斯相二世勸行督責之術○漢石顯弘恭自先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輙被以危法。○晉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已窮其極。每休暇。車馬塡門。○隋煬時。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伺候人主

故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甚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唐高宗之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無方。其萌不絕。其害必長。義府又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

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

聰明。以成其姦。媢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楊國忠為宰相。便佞專狥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欲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德宗時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讒臣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其卒章曰爲鬼爲

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讒人者誰適與謀○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

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宋寺人惠

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
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
牲。加書徵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
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
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
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焉遂逐華合比。○楚費無極譖郤宛於令尹子常盡滅其族。按眞氏曰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冤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構禍。旣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譖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屈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上官因譖之曰。王使屈平爲

令。衆莫不知。毋一令出。乎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漢張湯譖顏異○晉荀勖馮紞譖張華及齊王攸。○賈后譖愍懷太子遹。○北齊祖珽譖斛律光。○唐玄宗時優人以魃戲譖宋璟。○李逢吉等譖裴度。○宋王欽若譖寇準。

佞幸之臣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食君

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癰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癰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

得之於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按眞氏曰。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漢哀帝寵董賢。○靈帝寵任芝樂松。○北齊主湛寵和士開。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桑弘羊領大司農。盡筦天下鹽鐵。行均輸之法。以陰奪商賈之利。○唐玄宗時。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辨給。以治財賦得筆

於土。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旣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

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其後又用裴延齡。判度支。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而希寵之甚厚。

博物典彙卷之八終